

在黑暗中聆听！
恶魔之曲已经奏响……

恶魔奏鸣曲

FATE PARIS
LEGEND

哥舒意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恶魔奏鸣曲

LEGEND OF PARIS

哥舒意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恶魔奏鸣曲/哥舒意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ISBN 7-02-005794-2

I. 恶... II. 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5487 号

责任编辑:陈阳春

特约策划:李天珏

封面设计:盛文钢

恶魔奏鸣曲

E Mo Zou Ming Qu

哥舒意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86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1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02-005794-2

定价 23.00 元

彼岸的传说(代序)

黄昱宁

我应该是《恶魔奏鸣曲》最早的几个读者之一。两年前第一次拿到打印稿时,它比现在更长。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寻思着该怎么退稿——作为一名专业翻译出版社的文学编辑,我不明白这位素昧平生的作者是怎么会把这部原创作品投到我这里来的。

两周之后,我到底还是拨通了哥舒意的电话。一番字斟句酌之后,我发觉自己很难说清楚书稿带给我的感受。我只说得出一句话:你的书,我看完了。一口气看完了。

有必要交代一下这句话的背景:我每天的工作,几乎就是淹没在各种各样的书里——既啃英文原作,也读中文译稿。在文字的汪洋大海上,《恶魔奏鸣曲》是一艘无意间闯进来的小船;然而在那两个星期里,它顽强地浮在我的视线里,一路顺风顺水地驶到了彼岸。

我最终还是没有当成《恶魔奏鸣曲》的编辑,但两年来关于这本书的消息断断续续传来。我知道它得奖了,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受了,经过了坚苦卓绝的修改,如今终于要付梓出版。私下里一直觉得欠这本书一笔债,总要替它写下几个字才能心安。于是我讨来了校样,本来只是打算翻一翻唤起两年前的记忆;没想到,一旦翻开了第一页,我便再一次,一口气读到了结尾。

前后两次的“一口气读完”,应该至少可以佐证,这是一本很好读的小说。把《恶魔奏鸣曲》定义为悬疑小说其实并不准确,但你用“悬念迭起”来形容它肯定不算夸张。钢琴家神秘自燃后留下奇怪的遗嘱,青年乐评家遵嘱远赴巴黎却只拿到了一盘空白磁带……悬念不仅从这一点出发向

前推进,而且悬念本身的体积也像滚雪球那样越来越大——大到读的人忍不住为写的人担心,不知道小说接下来该怎么发力、加温、产热,才能在限定的篇幅里将雪球合情合理地融化掉。我是在读到“第四乐章第二节”时才渐渐放下心来。H. A. D 公司(小说中企图利用恶魔奏鸣曲统一人类思想的跨国公司)里的文件夹将“奏鸣曲”周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一一归档,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来。沿着这脉络,我跟着人物寻到了“果”;而写到这里,作者终于紧紧扣上了他布局之初就设计好的“因”——我相信,就写作技巧而言,小说的结构大厦的第一块砖,应该就是搭在这里的。

那么,一口气把《恶魔奏鸣曲》看到底,你究竟可能得到怎样的印象呢?那些档案里的核心故事,究竟指向怎样的主题呢?对此,作者似乎有一点隐忧,因此在后记里一丝不苟地交代了情节、人物所对应的象征意义,并且提纲挈领:恶魔音乐用来指代人类文明,希望引发这样的终极思考——我们创造的东西,将帮助我们,还是毁灭我们。

如果非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解析小说,或许我还可以再替他补上一些名词术语:固然可以把“恶魔音乐”的概念追溯到西方音乐史上的诸多传奇(德国吹笛人传说,《黑色星期五》悬案等),H. A. D 公司收买灵魂、控制思想的行为则更能叫人联想起《失乐园》、《浮士德》和《靡菲斯特》(具有类似母题的文学作品实在举不胜举)。从小说中提到的很多作家和书名(《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存在与虚无》、莫迪亚诺……)里,其实都可以寻找到《恶魔奏鸣曲》赖以构建的思想基础和风格范本。再把眼光从高远的名著拉回到切近的国际畅销书排行榜,或许你又会惊讶地发现,与《达芬奇密码》、《最后的圣殿骑士》、《历史学家》之类眼下大行其道的“知识/历史悬疑”作品放在一起,《恶魔奏鸣曲》的先天气质有时候显得那么接近……

再类比下去只怕要迷失在一大堆流派、主义和符号里。我从来不觉得这是分析小说的高明办法。然而说到这本书,上面这一段叙述或许并不多余。据我所知,哥舒意本人自小居住在上海,在写完这部小说之前从

来没有走出国门半步。但是,如上所述,《恶魔奏鸣曲》的动机、材料、精神背景来自西方,情节大部分都在法国展开,文风接近于翻译小说——是那种译笔流畅老到的翻译小说,环绕在情节主干周围的大量细节——那些美食美景、那些文化象征、那些好听的法国香颂,全都是逼真的异域风貌。不能说全无做作,但这些密集的元素糅合在一起时,彼此并不显得逼仄拥挤,我读得出作者运笔时的细心与真诚。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精致的细节,小说的整体氛围才罩得住读者的期待,而小说的那个其实相当概念化的主题,才不至于显得过分抽象。不过,这些长于烘托气氛的细节一碰到人物——尤其是次要人物时就显得有些力怯气短,这或许是本书最大的遗憾。那几个与奏鸣曲有关的人物,彼此面貌太过相似。那份档案上,几乎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少女,少女与少女之间,几乎找不到可以加强区分度的细节。

王安忆说过,小说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而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恶魔奏鸣曲》,完全讲得通。小说里的巴黎——那个作者从未到过的巴黎,虽然写得那样逼真,却终究只存在于作者的心灵。而借以构筑这个巴黎的材料从哪里来?书本,电影,音乐……以及被它们催生的无边无际的想象。

哥舒意和我都是七十年代生人,他的心灵世界里有我熟悉的气味。我们这个年纪,战乱饥馑的岁月早已远逝,上山下乡文革之类也基本不沾边;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我们自小孤独地沉醉在书本、电影、音乐里。这些本来已经经过加工的材料在我们的意识中拼贴、膨胀,和我们对周遭生活的观察交织在一切,终于有了自己的血肉、呼吸和生命。第一手材料(生活经历)的相对贫乏和第二手材料(通过媒介获得的印象)的极大丰富,或许可以算是我们这一代比较明显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恶魔奏鸣曲》视为作者对于影响他至深的西方文化的某种思悟和致敬,或许并不算牵强。仿如站在此地眺望彼岸的风景,凭空构筑一个发生在彼岸的故事——虽然讲得出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碑,那故事,却终究是自己的。它既不属于此地,也不属于彼岸,它只属于心灵。

前奏曲

钢琴家坐在黑色的三角琴前，弹奏着肖邦的降D大调第十五前奏曲。黑白相间的琴键错落有致地起伏落下，琴声幽静、美妙，犹如闪耀着银光的溪流一样流淌在静谧的黑夜里。月光透过天窗照拂着他和钢琴。他的头发和眼睛同样是黑色的，脸庞看上去有些瘦削，对于一名音乐家来说，这样的外貌反而衬托出了一种宁静孤独的气质。他身穿一件白色衬衫，左手的衣袖垂落在琴键上，右手的衣袖挽到小臂上。手背上那块疤痕清晰可见。疤痕颜色暗淡，表面皮肤微微凸起，形状像是反转的字母“N”。

黑暗中，那些乐曲里的音符渐渐汇聚起来，形成一个熟悉的人物轮廓。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这个轮廓了，也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打动人心的琴声了，特别是在这间房间里。

这间房间是一幢双层西洋式建筑的阁楼。房屋的建造者利用二层和屋顶之间的巨大空间搭建了这个阁楼。阁楼原本的用途是放置杂物，但由于地方实在过于宽敞，后来的房主又喜欢弹奏钢琴，就在这个阁楼房间的墙壁上装了隔音板，把这里改造成了琴房。房屋是木质结构，地板和楼梯表面的红漆已经差不多掉完了，暴露在外木头纹理都失去了本来的颜色，如同久远的记忆。

只剩眼前这台三角钢琴还崭新如初，在黑夜里闪烁着黑色的光泽。

一曲完毕，房间陷入音乐结束后特有的岑寂里。

“对不起，您刚才问我什么？”

钢琴家的法语每个元音都特别清晰，听起来有一种天然的韵律感。

“对您来说，音乐意味着什么？”我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

“这属于采访的问题吗？”

“不,这只是我个人想问的问题。”

他站起身,有些漫不经心地走到窗前,打开窗户。冰冷的空气一下子就涌入了房间。他无动于衷地站在窗前,思索了一会。琴声的回响消失在了寒风低沉的呼啸里。

“我读过 一个关于音乐的剧本。剧本大意是说在人类刚刚直立起来不久的时候,他们发现要想生存下去实在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许许多多的困难,甚至多到了痛苦的程度。许多人在彷徨中死去,更多的人在彷徨中等待死去。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听见天空中传来了上帝的声音。上帝说:‘请听音乐。’人们按照上帝的提示听起了音乐。音乐使人们得以减轻痛苦,获得欢乐。音乐给了人们希望,人类也因此顺利地生存了下去,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钢琴家说,“这个剧本很短,情节也谈不上引人入胜。作者试图用象征的手法来说明音乐的意义,但是象征得过于笼统了。把剧本里的音乐换成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其主题似乎依然可以成立。总之这远不是一个完美的剧本。不过剧本我还是读完了,因为它提到的是音乐。”

“这是您对音乐的看法?”

他摇了摇头,右手扶着窗沿,手指以一种固定的节奏轻轻敲击着木框。这个动作在我看来有些熟悉。

“无论哪一本《圣经》里都没有提到神创造了音乐。但音乐在某些方面十分类似于上帝所造之物。音乐没有善恶之分。只有完美的和不完美的差别。对于我这个演奏音乐的人来说,问题的答案就是自我。”

“自我?”

“音乐使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钢琴家离开窗户,回到钢琴前。他的衬衫在黑暗里白得有些耀眼。轻柔朦胧、飘渺凄迷的琴声再度响了起来。琴声的线条连绵不断。肖邦的前奏曲一首接一首地浮现在了黑暗中。

我坐在房间里惟一的一个单人沙发上,闭上眼睛聆听着他的演奏,继续沉浸在熟悉的琴曲里。这的确是无与伦比的演奏,让我感到自己回到

了过去的某个时刻。或者应该这么说,过去的时刻又再次来到我的面前。过去,我曾如醉如痴地欣赏这二十四首前奏曲,感受乐曲浓郁的诗意和优美的意境。现在,我的意识随着琴声而摇摆起伏,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音乐的确可以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使人对死亡和生命进行思考。在本质上音乐和生命都是一种瞬间的艺术。瞬间产生,瞬间消失,却具备着某种永恒性和无限性。

但对于我来说,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喜欢音乐。用喜欢来形容可能不怎么恰当,应该说是习惯,习惯于音乐,因此听了许许多多不同的音乐——富有宗教意味的巴赫、华丽旋转着的约翰·施特劳斯、愤怒咆哮的贝多芬、激进浪漫的柏辽茨、不可一世的瓦格纳、深情与优雅并举的肖邦,还有其他一些——也许这些只是音乐中属于古典音乐范畴的一小部分而已,不过对于我这一渺小的人类个体来说已经是非常多、非常多了。欣赏音乐不需要复杂的知识和昂贵的装置,只要像现在这样静静地坐着就行了。

然而,在聆听音乐的同时,有一个问题始终,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让我自己感到难以理解。我时常在欣赏音乐的时候想起这个问题,或是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然而差不多每一次都迷失在迷宫里——节奏和旋律构成的迷宫,忘记了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不得不困惑地从乐曲的迷宫里原路返回。

——对于我来说,音乐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记得雨天的时候,未婚妻站在窗前,缓缓拉奏着她钟爱的小提琴。我站在她身后,默默聆听着穿梭在雨中的温柔而优美的琴曲。

那时我问过她相似的问题。音乐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她垂下手中的琴弓,沉思了很长时间。雨滴划着优美的弧线落在窗台边,打在玻璃上,汇聚在一起、消失。可是她没有回答,只是微微地一笑,敞开琴弓,轻轻低头,做出“请欣赏”的姿势。然后抬起纤细的手臂,再

度架起小提琴,继续拉奏下一个曲目。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她这样做的含义。她希望我能聆听她所演奏的音乐。那个时候,她也需要着我。而我却只纠缠于自身的问题,无暇他顾。现在,我时常记起雨天,记起她的这个动作。她的这个动作像她拉奏的曲子一样深入我心。

现在,我时常记起雨天,但我所聆听的琴曲已经消失了。

钢琴家结束了弹奏。

“我非常欣赏这二十四首前奏曲,这是肖邦独一无二的作品。一首《天堂》,一首《恶梦》,从美丽到神秘,从预言到哀伤,从命运到死亡,每一首都有不同的调性,我们生命里的一切应有尽有。比如这首《a小调第二前奏曲》,左手弹奏的是不可抗拒的命运,右手弹奏的是人生的悲哀。左手命运,右手人生。每次弹奏它们的时候,都让我无比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

“我也很喜欢这个作品。”我说。

“肖邦的前奏曲不仅仅是乐曲开头部分那种意义上的前奏。它同时也是独立的乐曲。”

他转过身,静静地注视了我一会,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按在右手的手背上,轻轻抚摸着那块形状奇特的疤痕。

“您以前去过巴黎没有?”

“还没有去过。”我说。

“我建议您去一次巴黎。柏辽兹曾说巴黎有可怕的尸体和迷人的舞蹈。巴黎同样也有迷人的音乐。”他说,“那里有音乐等待着您去聆听。”

“巴黎有音乐等待着我去聆听?”我问。

“您会明白的。”他说,“假如您仔细聆听的话,就会发觉,属于您一个人的音乐已经响起。”

· “属于我一个人的音乐?”

钢琴家点了点头,没有再对我解释什么。采访结束,我起身告辞,并

预祝第二天他的独奏音乐会获得成功。他微微笑了笑,与我握手告别。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的笑容,也是最后一次。

第二天,他死了。

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巴黎的邀请信。

目录

前奏曲 1

第一乐章 三月 1

第一节 组曲 1

第二节 琴曲 24

第二乐章 巴黎 51

第一节 遗嘱 51

第二节 烙印 83

第三乐章 城堡 111

第一节 贵族之家 111

第二节 灵魂 136

第四乐章 雨季 163

第一节 巴黎艺术之旅 163

第二节 Humanité • Avenir • Devenir 193

第三节 画像 228

第五乐章 沉睡 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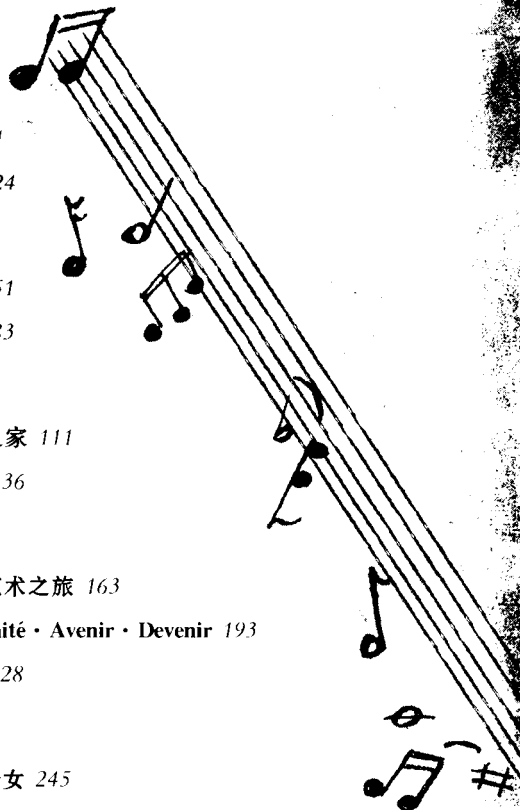
第一节 提琴少女 245

第二节 复活 262

第三节 终途 281

曲终 315

后记 最后的几个音符 325



第一节 组曲

—

三月初,我接到一个女性朋友打来的问候电话。说是朋友,我和她之间其实并不怎么熟悉,只是因为同一本音乐杂志上撰稿的关系因而在编辑部见过一次面。电话里她介绍自己目前在一家颇有名气的广告公司做文案,已经不再写关于音乐的稿件了,口吻听来并不遗憾。聊了一阵后,她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广告公司为新摄汽车广告大获好评而举办的派对酒会,就是那种有高级香槟和像样的水果拼盘的并且有一些社会名流参加的纯社交型聚会。

“非常热闹的酒会。我们正好可以见个面。”她说。

虽然我并不喜欢热闹,但是觉得偶尔以这种方式保持与外部社会的联系也没有什么坏处,于是便答应了下来。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她提出这个邀请并没有别的含义在里面。她已婚,并且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

结束通话前,我们聊了些霍夫曼和帕德列夫斯基。除去音乐,两个人的共同话题非常有限。

“虽然已经不再写东西了,但音乐杂志还一直在看。你最近写的那篇关于他的专访我刚读完,所以想到给你打个电话的。”她仿佛是在解释什么,“也许你不知道,我是他的乐迷。”

让-雅克·科洛。这是她提起的音乐家的名字。

挂掉电话后,我拿起昨天的一份报纸浏览。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一

个多月,报纸上仍旧有着关于法国钢琴家让-雅克·科洛的系列报道。这也难怪。毕竟死去的是当今世界赫赫有名的音乐家,死得又是那样突然:一月十七日,也就是他原定在上海进行自己“远东音乐之旅”的首场演奏会的那一天,因突发性心脏病不治逝世。

当晚,世界各主要媒体都播报了这一新闻。

一月和二月,“传奇钢琴家之死”几乎是各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的保留节目。相关的钢琴热潮也刹那间席卷世界,有关专家特将此现象命名为“科洛效应”。

现在所能看到的钢琴家生前的照片差不多都是一个模式,他身穿黑色礼服坐在黑色的三角钢琴前弹奏乐曲。照片上的钢琴家面貌端正,体型瘦削。有人说他带有犹太血统。从外表来看,确实有一些东方式的感觉。

从官方资料上能确认的只有让-雅克·科洛是法国人这一点。一九七三年他出生于巴黎市郊。二十四岁前的他还没有出名,和这个世界上数以亿计的人一样默默无闻。从资料上看(至少没有官方记载),科洛从没有在任何一间有名的音乐学校学习过音乐方面的知识,似乎也没有什么有名的专业人士教授过他钢琴方面的技巧。换言之,这个被誉为“天才中的天才”的年轻音乐家确实是自学成才。他在巴黎某个角落里默默弹了十几年的钢琴,在二十四岁的时候,一举成名。

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一九九七年那场使他成名的传奇演奏。那一年的三月,他参加了欧洲一个有着近百年传统的国际钢琴比赛,预赛中排在最后出场。当他演奏完一曲肖邦的奏鸣曲后,评委们鸦雀无声,许多人潸然泪下,有近半的比赛选手悄悄退场,人们都站了起来。

他征服了那里所有的人。

在这以后的短短两三年里,让-雅克·科洛将他的影响扩散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他先后在欧洲的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阿姆斯特丹进行钢琴独奏演出,不久演出地就换到了北美——纽约、费城、芝加哥。所到之处,人们无不为之疯狂,盛赞他的演奏具有神奇的魔力,赞美他是“天才”。

中的天才”、“钢琴演奏的神”。许多狂热者跪倒在他行进的路上祈求他的祝福，母亲们争先恐后恳求他用手触摸自己的孩子，冀望自己的孩子得到他的才华的庇护。人们确实把他看作了神，音乐之神。

事实上，和公众常常见识到的由强力的广告宣传捧红的明星不同，让-雅克·科洛的名气并非是建立在媒体夸大的泡沫上。他的名声完全是由听过他现场演出的听众们口耳相传得来的。最早被他的演奏征服的是传统的欧美古典音乐界，只要听过他的现场演奏，无论是不是古典音乐乐迷都会心醉神迷，被琴声所展示出来的魅力所折服。他的乐迷数量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着。媒体当然也迎合公众心理而对之进行大肆宣传。这样，让-雅克·科洛在当代古典音乐演奏上的经典地位就不可动摇地形成了。

“现代钢琴的帕格尼尼”——《时代周刊》评论：“即便李斯特再生、肖邦转世也无法在演奏上取得像让-雅克·科洛这样的成就。”

看完报纸上关于音乐家的报道，我走进厨房冲了包速溶咖啡。喝咖啡时，我想起了大学时听过的“门”乐队。一九七一年七月，“门”乐队的主唱吉姆·莫里斯死在了巴黎。音乐和死亡，这是钢琴家与摇滚歌手的共同之处。两个人都死在了同一个年龄上。二十九岁。除此以外，死去的钢琴家还有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微笑过。

他是个没有笑容的钢琴演奏家。

周日晚上我照约定去了广告公司为新摄汽车广告大获好评而举办的派对酒会。

如同电话里描述的那样，酒会本身是很热闹。不过我没有遇到什么认识的人，似乎也没有什么人有兴趣认识我。基本上我只是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默默品尝水果和饮料。那则大获好评的汽车广告有幸在电视上看到过，内容并不复杂。大意是：昂贵的车，漂亮的女人，成功的男人。蕴含着现实意义的成功广告。就如同怒吼的一九二零年代，金钱、汽车、速度、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价值标准。

与汽车广告差不多,这个酒会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充斥着荷尔蒙与货币味道的、热闹的却又是冷漠感十足的人类社会的小小模型。总体来说,参加派对的男男女女无不穿着得体的服饰,挂着体面的笑容,三三两两在一起状似亲热地交谈。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无聊感一点一滴地积聚了起来,酒会时间还没有过半,我已经深刻地领会了哲学层面上的无聊人生定义,并且萌生出离开这个毫无意义的地方回家的念头。于是我找到那位担任广告公司文案的女性朋友,感谢她邀请自己参加如此规格的酒会,并解释说临时有事不得不先离开。

告辞后,我穿上外套,走向酒会大厅的出口。一个身穿青色连衣裙的女郎也在这时来到出口。她看了我一眼,语气平淡地说:

“上海好像不大,是不是?”

声音听起来有些耳熟——就像是不经意间在唱片里听到某段令人怀念的旋律那样。我看向她的面孔。她过去的影像从记忆里破茧而出,与我面前的这个形象重合为一。

我认出了她,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有那么一小会儿,我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最后能说出口的只是一个缺乏感情色彩的普通问候。

“你好。”我说。

“你好。”她说,“没想到能在这里碰见你。”

“我也没想到。”我说。

“你好像没怎么变。”

也许是没怎么变。一个人的二十岁和他的二十九岁相差得并不能算非常遥远。

我们沉默地站在出口旁边。她扭头漠视了一会身后的酒会大厅。

“你是不是准备走了?”她问。

我点点头。

“我也正想离开这里。”她说,“我们换个地方怎么样?”

“换个地方?”

“好久不见，很想和你说点什么，这里可不适合聊天。当然，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我没有反对。等她穿上大衣，我们一同离开酒会大厅来到酒店外的停车场。我从一堆名牌车里开出自己那部老旧不堪的桑塔纳1型车。光点火就点了有五分钟。

“Carriole。①”她评价道。听起来她的幽默感并没有改变多少。

隔街就是酒吧林立的衡山路。我把车开至领馆广场停妥，我们挑了间不怎么嘈杂的酒吧坐了进去，酒吧正在播放的背景音乐是某个斯堪的纳维亚乐队的适合商业氛围的新音乐。她要了加冰块的汽酒，我要了咖啡。接着，两人沉默地喝了一会各自要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回国了。”我说。

她奚落似地笑了。“你当然不知道。”

“那你回国……”

“先不谈这个好吗？”她打断我的话，转了转手中的玻璃杯，喝了几口饮料。“对了，你怎么会参加刚才那个酒会的？工作和广告这一行有关？”

“和广告没有关系。”我说，“有一个朋友在广告公司做事。酒会是碰巧参加的。”

“我觉得你也不会做这一行，和你的个性不符。”她端起酒杯。“那么，你现在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

“自由职业。”

“自由职业？”

“主要靠写古典音乐方面的评论谋生。”

“古典乐、评论家？”她显然有些意想不到。

“只是三流水平的。”

她看了我一眼，脸上渐渐露出和以前差不多的带着调侃味道的微笑。接着我们又聊了些别的——时间，天气，人物。一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写

① 法语，老爷车。